

如梦似幻说

记不清去过周庄多少次了。

但还记得第一次去周庄,那时的周 庄,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也没有现 在这么热闹。给我最深的印象,便是周 庄的水,水的周庄。

不是说周庄只有水最美,周庄是古 镇,属江苏苏州。苏州便是江南水城,有 东方威尼斯之称。但周庄更显水的色彩, 水的神韵,也许这源于我个人的审美。

小桥,流水,人家。

正因为有着水,才有着桥,偏偏这 桥便在镇中,连着镇街,桥下便是人家。

这就要说到那著名的双桥,一横一 竖的桥面、一方一圆的桥洞,当地人称 之为"钥匙桥"的双桥搭着靠着,桥下的 水牵着连着,正具有独特的美感。著名 画家陈逸飞的油画双桥确实画得美,但 我看到双桥时,总感觉陈逸飞的画似乎 是不够的.形上凸显双桥的角度不足, 内里表现双桥的质感还不强,艺术的高 度在于想象,但还是要赞赏陈逸飞艺术 家的眼光,他发现了双桥的独特美感。

周庄不光有双桥,还有贞丰桥、富 安桥、福洪桥、太平桥等十四座古石桥, 桥桥相连,桥桥相望。说那贞丰桥,古 桥拱洞完整,磨石斑驳,石隙里生出档 杞的枝叶红果,古意盎然。桥畔微微倾 斜的"迷楼",曾为"操南音不忘本"的南 社成员聚会之所。楼为古楼,桥为古 桥,一桥一楼,倚水而立。再说那富安

桥,富安桥由传说中的明朝首富沈万三 之弟沈万四重建并改名,期望既富又 安,富者如何心安,又如何安得了,此也 是自古以来的难题。富安桥畔也有楼, 四角皆有桥楼,为江南水乡仅存的立体 型桥楼合璧建筑。桥上浮雕图案,桥楼 飞檐朱栏,桥与楼围着水,连着水

临窗看水,水影粼粼,水气清清,水意 蒙蒙。静水面上,桥的倒影,楼的倒影,树 的倒影,人的倒影,如梦幻似的两重景 色。水起涟漪,弄皱了片片倒影,又多了 一道舟影。那旧时代里,住楼上的应是富 家之女,或有小舟从南湖那边的乡野过 来,来卖那汤圆豆花,来卖那竹编陶器,从 楼窗上吊下一挂扁篮,里面搁着碎银铜 板,吊回那新鲜之物,边上还有一朵散着 清香的栀子花……近看水边人家,朝下 看,看得多的是石。楼底的石基常年泡在 水中,水痕之处,积满绿绿的青苔。水轻 敲着石驳岸,水上石阶,周庄女人在石阶 上涤菜淘米,用棒槌在石上一上一下捣 衣,石的边沿处光滑闪亮。洗净的衣挂在 绳竿上,水滴落在门外小巷铺就的青石 上,年代久了,青石板上坑凹不平,已经走 多了游人。阿婆边做针线边卖阿婆茶,在 淡淡的清茶中或加茉莉,或加玫瑰,或加 柠檬,边上摆了周庄的糕点……

去周庄次数多了,自然接触到的不 光是水,还是从水说开去,周庄的一条 水道称作银子浜,传说银子浜的尽头水 通泉源,水下有一个古墓,名水底墓,非 常坚固,里面埋葬着沈万三的灵柩。若

有不信,可看水面,水纹片片点点,正摇 曳着银子的光色。这是传说? 抑或不 是。有关沈万三的传说不少,有名的便 是沈万三与朱元璋的故事。有说龙颜 一怒,沈万三便充军戍边去了云南,最 终客死他乡。也有传说,沈万三在云南 成了仙。偏还有某史家论证,说沈万三 生于元朝死于元朝,我对那种什么都要 考据的老古派是没好感的,因为编传说 故事的作者有丰富的想象,本也是作 家。传说也罢,梦幻也罢,沈万三是周 庄人,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乃沈万

三之功,这应是真实的。富甲一方,修

桥铺路,整个周庄,那么精致婉约,那么

秀丽妩媚,应有一个大富商投资规划。

周庄的古建筑不少,那些建筑除了 古宅常见的楼堂阁榭和蠡窗砖雕,另各 有特点。比如张厅,穿过一条幽暗深长 的备弄,又见"船自家中过"的水道,户 中窄窄的水道,却通向着外面开阔的大 湖,它可进货,亦备逃生。

说过了古的,也要说一点今的。古 镇建筑引入当代名声的,莫过于三毛茶 楼了。周庄的巷子多有奇特处,有"一 步街",窄窄的街道一步就能跨过。街 两边的楼檐伸展,抬头只见"一线天"。 三毛茶楼门前是弯曲的石板路,一眼看 去就有味,三毛爱来这里,大概缘于她 不低的情趣。三毛喜爱,就喜爱到极 致,什么不管也不顾,这也是独特女人 所特有的,特别又是个女作家。

再到周庄,参观建筑已可免去。回 转身来,依然爱那四道曲弯成"井"字的 水。我曾经写过一篇《夜周庄》的小文, 写夜游周庄,坐船恍惚要进入"箸泾"人 家,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白天感觉它 的热闹,夜晚感觉它的恬美。

白天周庄游,最喜那细雨蒙蒙之时, 水气在古镇越发清新,在黑与白的古镇 中,各式伞撑开了一片五彩的天地。水 上的小舟,仿佛游动得更自在,僻静处, 传来舟娘所唱乡俚悠长的山歌。

周庄夜晚的灯光明显是多了,夜色 中的周庄,彩色的灯光勾勒出了周庄古 式建筑的轮廓,显着朦胧迷幻式的美。

你这远古洪荒的战场

——张掖丹霞启示录

周庄双桥 水与火相映,如何不美?因为桥的高 拱,古式建筑的飞檐就靠在眼前。一眼 看去,灯光打在了屋顶的瓦楞上,仿佛 盖着了浅雪,铺着了浓霜。灯光映着壁 上的爬山虎叶绿得通透,光色的红火与 建筑的古朴,组成了梦幻一般的色彩。 水中倒映出来的周庄情调,美丽迷人。

还是到一家茶楼去,一杯茶在手, 臂倚窗台,身前便是桨声灯影,清风花 香。身后江南丝竹声起了,幽幽的昆曲 漫唱声。如此的情致,如此的境地,如 此的韵味,仿佛人生无限的尘世思绪, 都在周庄柔婉的水中轻轻摇曳,慢慢地 沉静下去,如融于那光,融于那波,融于 那不二的水意,再不知今夕何夕。





马力

惠州西湖风光

岭南多雨,这雨丝扯得悠悠长长, 散成了烟,漫作了雾,是杜牧之笔下轻 笼南朝古寺的烟雨。

于是,广东惠州城本不宽的街巷 也便浮上跣足下木屐的清响,檐角的 雨滴落在游动的彩伞上,溅起晶亮的 水花。

此时,最好的风景全在西湖一带, 把张陶庵"梦寻"的笔墨移到这里,又 能辨出谁家山水呢? 苏堤上照例闲踱 着乱雨中的老少,仿佛一直融入低垂 在湖面的湿云里。孤山的蓊郁水墨般 淡去了,化为一团朦胧的影子。隐约 其上的是泗洲古塔峭耸的轮廓。湖心 泛着浅白的光雾,宛如丹青一抹,将水 上细长的曲桥幻作一线柔痕。点翠洲 会差船地退向了谣玩。

即便是这样的雨,凉爽也只是一 瞬,过后依旧是散不去的闷热黏湿。 好在或紧或慢的雨声断续而来,如丝 竹弦上悠缓的粤调,常常响在惠州人 耳旁,熟悉得犹似听惯了的甜软乡音。

空气差不多总是湿漉漉的,好像 一把攥下去,指缝间就会溢出水来。 无论晴晦,小城均被浓浓的潮热裹 严。苔藓也就在爬满藤蔓的老墙上鲜 润地绿着,棕榈的阔叶也就在狭长的 旧巷间撑出一片片厚重的碧荫。湖边 的石凳上、门前的矮檐下,就时常坐了 短衣衫、摇纸扇的纳凉人, 聊些或古或 新的话题,偶尔也有舒心的三两声笑, 响在一天潮润里,渐弱了,且把那一份 恬淡捎远。是融进罗浮山深处的葛洪 道观,了吗?

千年绵绵细细的烟雨,浸润了惠 州甜甜柔柔的文化,连豪放的宋代大 文豪苏东坡也不再拒绝婉约。

孤山之上的六如亭,低回的苏东坡 犹在吟咏伤逝之词;那位长眠墓中九百 年的侍妾王朝云,还在凝望山之青,湖 之碧,柳之翠吗? 灯花瘦尽,冷梅憔悴, 诗翁和才女早已隐入春秋,唯一缕相思 不走。残宵时一束皎月的清辉默默照 着荒冢上的几丛衰草,似有所依恋。碑 石上线条秀逸的朝云刻像,目光里流泻 的那丝幽怨,仿佛要让世人知道,这里 的湖天为何总聚着缠绵的雨和云。

谁人都会忆起苏东坡伤咏亡妻的 那首《江城子》,"明月夜,短松冈",凄清 如圆缺之梦。孤坟中的王朝云虽为妾 身,也能遥有所感吧。风动松柳,翩跹 犹起云浪之舞,"应是朝云飘然过,绕遍 白鹤望坡仙"吗? 那尊石雕的苏东坡, 背倚楼亭, 携卷帐望湖山洲屿, 是在默 诵楚人《高唐赋》,情醉"旦为朝云,暮为 行雨"的美丽梦境? 苏东坡衣袖飘盈落

花,眼前西湖,犹浮升云梦之泽的缥缈 烟雨惠州,被久远的情绪洇得浓

浓,无尽的绵延,使惠州女子湿亮的眉 睫仿佛结着似雾非雾的忧郁,轻盈的 步态都含有一丝古典的情调。

湖心翠影掩着飞耸的檐脊,一缕禅 意就在芳洲花径间的留丹亭上飘起,弥 漫了湖面的一角。竹影依水,蕉荫满 墙,秋枫的枝叶间响着蝉鸣,心中自生 清凉。一庭风月故人来,苏才翁会效乘 鹅仙人,凌波来觅故地遗香吗? 晨昏时 分 这片绿岛应发钟韵之鸣

点翠洲的另一好处,是宜于学闲适 湖叟,坐眺凝碧山水。鱼的唼喋,风的 细语,雨的轻歌,仿佛均是为衬托四周 的静谧而存在。此景好吟:"扬之水,白 石粼粼。"再把目光转向一彩亭、一廊 榭,皆若木石小品,巧饰湖山,颇不平 淡。忽隐忽显的林间幽径,弯向孤山那 边,似可达无限远,湖景为之深邃也为 之开阔。古老的丰湖书院,在如今的惠 州大学内,青衿的晨诵夕读都成为风景 的别一种点缀。"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 瀛",勾留西湖,一半是在它的书卷气。

惠州也是荔枝的故乡。迷蒙烟雨 中,满城都可以看到晶亮圆硕的果实, 一筐筐摆在沿街的树荫下。岭南荔枝 的滋味最好,异地无可比方。苏东坡 都要日啖三百颗,他是在吮吸南粤天 地间水灵灵的菁华啊! 波心轻漾一轮 月影,夜色清风下浮槎西湖上,望菰蒲 无边,荷花暗开,苏东坡的歌啸也该满 浸上荔枝之乡的甘甜了。

东江偎城而流,依依一水,似在叙 说昔年的故事,也使古城烟雨更多情 韵。一片湿云飘近,就撩惹那发丝般 的细雨在风中飞舞。年轻依旧的梦, 渐渐被雨的音符打湿,飘为漫天缤纷 的彩絮。

杨晓华

我的确受到了召唤,丹霞这个艳丽而 柔媚的名字,刺穿了我的肋骨,这一点隐 隐的疼痛像阳光一样在我的体内伸展。 我以一个男人的雄壮,骑着高头大马而 来。河西走廊的秋风呼呼地簇拥着我,前 方就可以策马山巅,洁白威武的马屹立在 山岗上,我在马背上指点山川,你在我的 眼底温驯地匍匐和依偎,我在岁月的河流 中捡拾了太多光滑的赞辞可以赐你。

然而,我错了,彻彻底底错了。

你根本不屑于和二十一世纪的一 个微小而笨拙的活物理论什么,你只是 安安静静、结结实实地敞开着山门。我 和脚下的那只爬行的蝼蚁一样不可能 引起你的任何注意。我绕行在你肌肤 的褶皱之中,想象你躯体的全部。任凭 我怎样汪洋恣肆地构想,当我站在山岗 之上,看到你的容颜,我还是被你的神 态彻底惊吓了。

我像一株迎风摇曳的珠珠草紧贴着 你的皮肤,但仍然在百万年之外,在千万 公里之遥。我大地上的兄弟姐妹,怀有和 我一样的惊异,他们有些油腔滑调地用天 神的调色板来恭维你,或者千篇一律地用 女娲五彩石的传说来取悦你,你一直无动 于衷。你怎么会是一个废弃的颜料库哪, 你是广袤大地的一朵奔放的花朵啊,巨大 而热烈地盛开在祁连山的怀抱之中。你 一定还在向着高空伸展花瓣,那些居高临 下的云彩都向蔚蓝深处逃避了。我翕动 鼻翼,却闻不到你悠久而温馨的芬芳-这是卑微者的命运,但我坚信一种伟大的 芳香激荡在古老的阳光中。阳光只对我 古老,对你永远是崭新的。

然而,我仍然错了,彻彻底底错了。 我站在更高处,像是被你无意中举 起。在你的额头之上,我感到有一万双 眼睛睥睨着我的蠕动。我在战栗中俯瞰 你的全貌,我捂住双眼,企图遮挡刹那间 给我的惊惧。有一种类似愤怒的情绪席 卷而来:是谁用丹霞这样的名字企图遮 掩一个惨烈的战场呢? 是谁用丹霞这样 的名字企图消灭一场伟大的战争呢?

永不屈服的大地啊,你汹涌澎湃的军 团,披挂着迷彩的铠甲,裸露着层层血肉, 是要和冷酷的时间千万次地殊死决战吗? 你们是暂时停歇吗? 大风吹过,你们鏖战 的余音低沉地回旋在每一道山谷间,那些 凝练进砂石的顽强的仇恨,凌空耸立,一 触碰,就可以引起下一场万年的厮杀。那 时间的金乌,懒洋洋地在远处巡视,她胆 敢拍打翅翼,就会被你喷溅的血液顷刻间 销蚀殆尽。可那时间会低头吗? 那宣称 孕育一切,收获一切,也消灭一切的时间 会屈服吗?它的黑色白色的布阵频繁交 替,它要使你头晕目眩,筋疲力尽,最终粉 碎成漫天红沙。而你和你的军团是始终倔 强地站着。时间锐利的爪牙,在你的躯体 上穿凿出千奇百怪的伤痕,这正是你无边 的骄傲,你连绵起伏,万象森然的姿态,就 是你不断累积的胜利啊。

这是一场多么悲壮而苍凉的较量啊! 这是一场原本在汪洋之中就展开的战斗。 这个战场即使在东方的荒凉一隅,即使被

祁连山和戈壁滩如此严密地掩藏和遮挡。 也仍然在万年之后成为我和兄弟姐妹观瞻 的对象。你当然不在乎苍穹之下的这些细 小的悸动。我仍然感到那远处山头上的烽 燧,示意我尽快离开,这场空前绝后的孤独 而高傲的战争必须隐秘地存在。

果真如此,我更要站在这里。我已明 白,我和兄弟姐妹就是你们血火交锋中迸 溅出来的温热星体,和你浩荡的身躯相 比,我们固然渺小,但是我们流淌着你的 血液,我们呼吸着你的气息,我们栖息在 你铺向四方的肌肤之上,坚强而饱满。在 数十个世纪的回合之后 时间已被我们朔 造成如此宏大和壮阔的文明。对时间而 言,我们同样是你的不屈的勇士啊!

今夜,匍匐在你的胴体之上,我亲昵 地呼唤你——仍然稚气地唤你作丹霞 吧。我突然感觉到亘古的悲伤。我们终 将逝去,时间不懂得仁慈,它不断地压榨 和切割,辉煌的文明一个接一个倒下、消 失。在沙漠之中,在荒草之间,在大海之 滨,时间一次次宣告自己的胜利,我也将 是它捎带的战利品。然而,我知道,你将 持续战斗,在你战斗的间隙和背后,富饶 和美丽的文明仍然会反复地证明创造的 光芒——这是真正的人类的彩霞吧,你 斑斓而庄严的存在,最终会让空洞的时



丹霞地貌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编辑中心(010)64294608 广告经营管理(010)64293890 新闻热线(010)64285598

发行热线(010)64287818

零售每份 1.50 元

订阅:各地邮局